



波克罗夫斯基著

獵取猛獁的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

獵取猛獁的人

波克羅夫斯基著

張由今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北京

獵取猛獁的人

〔苏〕波克罗夫斯基著

張由今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5 1/2 印張 91,000字

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15,001—20,500 定價(7)0.48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苏联兒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歷史故事。作者根据苏联各地發掘出來的許多考古資料，用文藝的筆調，通过故事形式，形象而生動地描繪了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類如何在集体的行動下，利用最簡單的工具和設置，來獵取當時所向無敵的巨獸——猛獁。这个有趣的故事告訴我們，远在幾万万年以前，人類的祖先为了生活是怎样和自然界作鬥爭的。

С. В. ПОКРОВСКИЙ
ОХОТНИКИ НА МАМОНТОВ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63 ЛЕНИНГРАД

目 次

森林巨人的蹤跡·····	1
追蹤·····	8
胡獮怕什麼·····	13
胡獮向何處去·····	18
庫阿盧·····	25
意外的會合·····	30
玄狐村的早晨·····	33
在哇瑪的窯洞裏·····	36
藝術家法奧·····	42
魔咒舞·····	46
鹿欄·····	51
歡宴·····	56
邀宴·····	61
再談庫阿盧·····	63
鳴爾·····	69
勝利者的遊戲·····	72
阿歐夢見了什麼·····	79
林中的婚禮·····	81
吳阿的考驗·····	82

庫阿盧的報復.....	86
在杜布杜市的作坊裏.....	91
在杜布杜市的作坊裏作出了什麼決定.....	95
用鼻子打死人的傢伙.....	100
必須消滅變獸者.....	103
苔原和彎樹林.....	106
裂口.....	112
胡獨的心.....	118
阿摸奈.....	119
歸途.....	122
驚恐.....	125
不速之客.....	128
這段時間在村子裏發生了什麼事.....	132
迎接客人們.....	139
巫師的住處.....	143
赶獸.....	150
陷阱的歷史.....	155
吳拉之死.....	157
勝利者的歡宴.....	159
遷移.....	161
後記.....	165



森林巨人的蹤跡

灌木叢的樹枝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一個亂髮蓬鬆的腦袋剛一鑽出來又縮了回去，一會兒又露出來了。

這到底是一個人呢，還是野獸？

這個問題是不能夠一下子搞清楚的。

火紅色的、獅子毛似的長髮從腦袋上披散在兩邊肩膀上。這腦袋在胸前和一堆又長又亂的鬍鬚混在一起，簡直把脖子完全給遮蓋住了。在那低低的前額下面，一對狹小的裂縫似的眼睛在敏銳地注視着。眼睛上面是像毛刷似的濃眉。

這終究還是一個人。

當他撥開崖壁邊緣那濃密的樹枝的時候，可以看得清他那略微駝背的、矮壯而結實的軀體。身上穿着一件短皮口袋似的東西，勒着樹皮編成的腰帶。從皮口袋似的東西兩旁開

口处伸出一双青筋突起的手，手上纏着寬寬的皮条子。左手緊握着一根裝着石製槍頭的標槍。这个人把寬大的鼻孔对着風吸了幾口气。

接着他就爬出了矮樹叢，沿着崖边走了幾步以後又弯下身來。

这地方的青草和榛樹叢都給弄得零乱不堪、七歪八倒的了。

紅髮巨人跪了下來，双手撐着地，俯下臉去嗅着被踏坏了的青草。

他發現了一隻什麼巨大的脚印：

“胡獠，胡獠，胡獠！⊖”

他把這兩個奇怪的字低声地一連呼喚了三遍，隨後站起身來，用他那隻毛茸茸的手向誰招呼着，要那个人過來。接着把食指貼到鼻子跟前，又作了一個从容的手勢，彷彿在空中旋轉着劃出一條無形的螺旋綫，然後高高地舉起手掌，一連揮舞了兩次。

他這些手勢是向誰打的呢？

過不一會兒，從樹林子裏又出現了兩個人。

他們的外貌和先前那一個大為不同。這兩個人要高得多，都很年輕，身材也很勻稱。

他們臉上什麼樣的鬍子都沒有。頭頂上筆直的黑髮紮成一束。髮束的中央插着一根羽毛，腰背後搖晃着一條樹葉做

⊖ 胡獠，即猛獠。是太古時代的一種長毛巨象，早已絕跡。——譯者

成的尾巴。那尖尖的鷹嘴鼻、一对大大張開的眼睛和絲一樣的濃眉，使他們具有一副慄慄威武的神氣。

紅髮巨人又低低地喊了一聲：“胡獮！”並用手指着北方。兩個年輕人做了一個相當明顯的動作來回答他，他們很高興地在原地方跳了一跳，又把標槍揮動了一下。

然後三個人一齊走向河岸峭壁的邊緣，在他們腳下展開着一條大河的河谷。而在另一邊，一片潮溼的河岸窪地呈現着青色。河水淹過的草地上一个个狹小的池沼和水窪在發着閃光，那都是在洪水氾濫以後遺留下來的。三個人打量了周圍一番之後，就用雙手抓着長長的樹根開始往下爬。崖壁的下面是一片傾斜而柔軟的沖積地，地面上伸展着幾條獸類通行的小徑，其中最下面的一條也就是最寬暢的一條。這條小道上，在一些舊有的鹿蹄跡印之間，夾雜着一種巨獸的新鮮的大腳印。

“胡獮！胡獮！”獵人們興奮地低聲呼喚着。

“嘿，嘿！狼鼻孔！”他們之間最年輕的一個一邊笑，一邊大聲地呼喊著，“阿歐！”

這是那獵人在嗅出了特殊氣味之後的一種極度興奮的表示。

狼鼻孔跪到地上，嗅起那隻大腳印來：

“太陽醒來，晒乾了露水以後，胡獮曾經從這裏走過。”

紅髮巨人就像學者研究書本一樣地察看了這些腳印。他把它們仔細地端詳了一番，然後補充道：

“一匹小母獮從這兒走過，那兒走過的是一匹老母獮。這

里走过去一匹獾仔，又是一匹獾仔。”

阿欧也同样仔细地察看了河边的那些脚印之后，突然用手掌在自己的膝盖上拍了一下：

“它们是沿着水边走的哩！有好些个……好些个……”

狼鼻孔笑了起来。他的眼睛完全眯成了两条缝，嘴巴笑得几乎拉长到了两边的耳朵。

第三个獵人吳拉开始在一个松鼠皮做成的小口袋里寻找什么，随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件白色的、有一个巴掌那样长短的东西。原来是一个用獾牙雕刻的女人的小雕像。雕像刻得非常精巧。上面雕绘的是一个把纤细的双手紧贴在胸前的、上了年纪的妇人。她的脑袋低垂着，可以看得出来在脑袋上有一顶遮盖头发的、像帽子一样的东西，也可能雕的是盘在头上的发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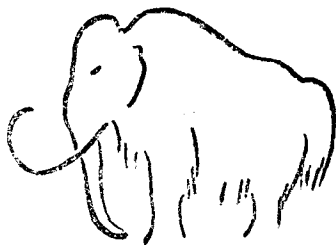
獵人們的神色立刻就嚴肅起來了。狼鼻孔四周張望了一下，选定一个陡峭的崖壁靠河最近的地方，手里拿着小雕像就往那兒走去了。

在下面發着白色的石灰層几乎被松散的岩層掩盖起來，它們的上面是厚厚的一片緊密的粘土。

爬上那一層疏松的岩層以后，狼鼻孔首先用手捏合一小坭泥土，然后把白色的小雕像齐膝插在这团土里。

阿欧走近崖壁，穩重地揮动着标槍，在光滑的陡坡上画出一匹粗腿的駝背大象的輪廓。它渾身披着一綑綑的長毛，高高地翹起一对强壯有力的長牙。象的体形是用簡單的几根暗淡的綫条勾画出來的，但却画得相当逼真，使人一眼就能看出

画的是什麼。这確乎是一位真正藝術家的傑作。他具有慣於窺察獸類一切特性和癖好的獵人的眼光。



阿歐剛把圖画完，三個人就都迅速地往後一跳，他們圓睜着双眼，咬緊牙關，手指頭緊扣着，使勁地捏住短槍，兩條腿和整個身子的肌肉都像弦一樣地繃得緊緊的。

他們慢慢地向後退，以便離開崖壁遠一些，彷彿那兒在他們面前站着一匹胡獮——一匹活生生的、毛茸茸的、很可怕的胡獮。

在小雕像的後面獵人們跪了下來：阿歐和吳拉跪在兩旁，獮鼻孔跪在中間。他們在這裏是絕對安全的，因為他們這個部族的庇護者——母親之母的魔法在保佑着他們。她是他們一切敵人的有力的詛咒者，是在狩獵中伴隨他們經歷一切危險的看不見的伴侶。

三個人都把自己的標槍槍頭朝上，插在地裏，接着就一齊仆倒地下。過一會兒又一躍而起，拖長音調唱起一隻歌來。然後就在單調的音韻伴奏之下開始了狩獵的舞蹈。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地繞着標槍行走，每隔三步路曲膝一次——兩條腿互相替換着。

不論唱歌或是跳舞，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娛樂，而是一種詛咒。他們認為，詛咒會在出去打獵的時候給他們帶來幸運。



歌詞並不多。他們彷彿是以那小雕像洛奧——紅狐族母親之母的名義在說話：

我是洛奧，是紅狐族母親之母！

我詛咒那駝背的胡獮。

詛咒牠的長牙、兩個耳朵和牠的四條腿：

胡獮，胡獮，你去喝水吧！

胡獮，胡獮，上山去吧！

胡獮，胡獮，掉到坑裏去吧！

胡獮，把你的肉給我們！

把你的骨頭和牙齒都給我們！

詛咒你的是洛奧，是紅狐族母親之母。

獵人們拍了一下掌，然後抓起標槍。胡獮站在他們面前仍然是活生生的，毛茸茸的，把牠那吓人的象鼻子舉向天空。但現在胡獮對他們來說並不可怕了。母親之母已經把牠制服。她以自己的魔法迷住了牠，束縛住了牠的力量。現在牠已經不能邁開那上面畫着牠的崖壁一步了。獵人們各自抓起



一把沙土，使勁地朝着那怪物拋去。他們瞄準阿歐画上眼睛的那个地方——兩个人都站在同一边。

他們為什麼要这样作呢？

为了使胡獾看不見獵人，必須把牠的眼睛弄瞎。

这以後阿歐悄悄地走近胡獾，用那标槍上很鈍的槍尖迅速地繞着瞎了眼睛的野獸画了一个圈。圈子意味着陷阱，也可能是代表那繞在野獸周圍的魔力。圈环剛一画好，獵人們就又重新唱起自己的咒詞。他們長久地旋轉着、起伏着、跳躍着。

詛咒的舞蹈終於結束了。獵人們輪流地用标槍去投刺那被征服了的胡獾。一槍刺穿了眼睛，另一槍射中了心臟，第三槍戳穿了肚皮。施行的一切法術就到此結束。这些魔法使得胡獾完全陷於獵人們的擺佈之下了。他們相信，胡獾現在已經無法逃脫。有誰能從他們手中奪走那被符咒困住了的野獸呢？除非有另一种更为有力的咒語阻碍他們，打破了母親之母的魔法。

追 蹤

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現在可以繼續前進了。但獵人們却先得坐下來休息休息。歌唱、舞蹈和唸咒已把他們弄得疲憊不堪。他們滿頭滿臉的大汗，心跳个不停，手和腳也在發抖。他們剛才體驗了这样一个感觉，彷彿是真的和那怪物鬥爭過一場並把牠戰勝了似的。三个人連气都喘不过來，用手掌抹着溼漉漉的額頭。然後他們就從懷中取出預備的

食物——一大塊一大塊的小羚羊肉，吃起來。

每个人左手抓着一大塊羊肉，右手拿着一塊薄薄的鋒利的燧石片；他們用堅固的牙齒咬住肉塊的一頭，然後用燧石片的刃口把嘴裏咬着的肉切下來。

有時候他們也能够很快就咬掉一塊，但在多半的時候，用那燧石片要老半天才能切開筋肉。他們吃得很多。為了繼續追尋胡獮，必須吃飽、休息和恢復精力。

他們順着猛獮通行的小道，一直走到河邊。狼鼻孔突然停住了。在河谷口的對面伸展着一條沙灘。那上面佈滿了一大羣猛獮的新鮮足跡。胡獮在這兒喝過水，洗過澡，還彼此用水澆着玩過和把沙粒往自己背上撒，而母獮也曾經在這裏哺喂過那些笨重的小獮仔。沙灘上到處散佈着一堆堆的獮糞。

“胡獮喝過水。”阿歐拍了一下狼鼻孔的肩膀，這樣說。

狼鼻孔笑了起來。他又想起了唸誦以下的咒詞：

胡獮，胡獮，喝水去吧！

胡獮，胡獮，上山去吧！

新印的足跡通向河谷，然後，那印有動物足跡的小道斜斜地爬上了河谷的左岸。

狼鼻孔又笑了起來。

“胡獮，胡獮，上山去吧！”他嚶嚶着。

在高大的河谷岸上豎立着一排密密的白楊樹。猛獮們緊靠崖邊開闢了一條小道。這小道被踐踏得牢牢實實。看來，猛獮是有一大羣，而且牠們已經不止一次地從這裏爬到下面的飲水處去過。

獵人們一個跟着一個地行進着，這時候叢密的樹林還沒有開始發亮。在他們面前展開一片燒光的、開闊的林中曠地，上面長滿了低矮的灌木叢。曠地上的一些地方聳立着焦黑的、燒坏了的樹幹。

幾年以前，在炎熱的天气裏來了一場暴風雨。閃電擊中一株乾燥的樅樹。樹像蠟燭似地着起火來，一堆堆的枯樹枝接着也被引燃。風把森林之火之火勢擴大了。一大片區域都被燒得精光。在焦黑的殘株之間長起了高高的青草和漿果樹叢。夏天，一整片鮮紅的柳蘭長成了濃密的花叢，草莓也繁茂地生長着。

獵人們剛走了幾步路，矮樹叢後面就出現了一羣胡獮。裏邊有老的，也有小的。那些最小的——這一年夏天才出世的小獮仔——偎倚在母親們毛茸茸的懷裏。胡獮們在高大的公獮保護之下安靜地吃着草。牠們無精打彩地，像一座座棕褐色的小丘般站在那邊，輕緩地撲動着那多毛的大耳。牠們又長又大的鼻子像一口大鐘的鐘擺似地晃盪着。

肥胖的母獮帶着自己的乳仔站在中間，每當獮仔們要想走到旁邊去的時候，牠就關切地把牠們給招攏來。這時候，母親們以尖細的聲調低喚着，就像微弱的奶豬尖叫一般。這些龐大而遲鈍的笨貨竟會發出那樣的聲調，听起来實在是古怪。猛獮們在夏季豐盛的草料飼養之下，大大地發胖起來，背脊上的駝峯沒有秋天那樣高了，一个个都長成了緊緊地塞滿脂肪的口袋。

獵人們貪婪地注視着這些毛茸茸的巨獸。狼鼻孔的兩眼

像餓狼一般地閃爍着。他舔着嘴唇，還不時地吞着滿嘴的口水。

足足地看了一陣之後，他悄悄地用肘臂先推了一下一个同伴，接着又推了一下另外一個，然後又做了幾個手勢，要他們跟着他走。他們小心翼翼地屈着身子爬近河谷邊緣，再爬下河去。

獵人們決定把猛獁趕向紅狐族聚居的村莊，在那兒，早就給牠們做好了圈套——陷坑。

驅趕猛獁！三個穿着皮口袋的人輕鬆地談論着這件事情，彷彿那是一群牝鹿似的。

當那個帶頭的猛獁的龐大身軀出現在林間小道上的時候，那些長角的鹿都驚恐地往叢林深處逃跑。雄壯的野牛也紛紛給獁羣讓路。高大的、灰色的穴居熊和褐色的林間熊都不敢和成年的猛獁交戰。甚至連那性情異常兇猛的北方犀牛

